窸窸窣窣的翻紙聲在靜謐的聯合辦公室裡格外分明，夏恩難得坐在位子上，有些無趣的批改著剛收上來的士兵日記。

喀啦。
從茶水間走出來的若誠手拿著自己隨身攜帶的保溫杯，未蓋上蓋子的保溫杯升起了冉冉的白煙，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先是喝了一口水，隨即想起自己嘴裡那被裝設的綠色裝置。
過了這麼久，該流出的情報也收集的差不多了，若誠已經大致上瞭解此次上頭想要讓他們做什麼實驗。

注意到有人回來辦公室，先是點個頭致意，又把視線回到日記上，手上的筆轉了幾圈後在上頭簽下名字。
夏恩伸了個懶腰，拉開抽屜隨機拿了顆糖果出來吃。
「要嗎？」帶著微笑禮貌性問。

「好啊，謝謝。」若誠笑了笑，接過了棕髮男子拿出的糖果，他沒有立即拆開來吃掉，只是在接過糖果的同時往對方的嘴裡瞄一眼，「對了，這次的實驗結果似乎已經流傳的差不多了呢。」像是隨意談起的話題般，若誠的神情是那樣泰然自若。

「是啊，這些士兵們的日記上頭機乎都是關於實驗，好像除了到處找綠籤的人接吻外，就沒別的事情可以做一樣。」嘴裡含著糖果，冷淡看著桌上的一堆簿子。

「呵呵，畢竟綠籤對綠籤的好處不少，上頭可是很少有這樣的福利。」若誠淺棕色的貓眸有著淡淡的笑意，他隨手翻看著資料:「相比之下，紅籤這次比較慘。」

「紅籤比較慘？」歪著頭似是困惑。
「我以為他們是高風險高報酬而已，雖然親到同色的很危險，但要是成功與綠色配對的好處可不少。」

「可惜此次拿到綠色的也都不是省油的燈呢。」若誠悠然一笑，「藏的很好的人也不是沒有，所以紅色在我看來比綠色要危險許多。」若誠喝了一口水，有細小的水珠從他嘴邊滑下，而他仿若不在意，又或沒注意到。

「那是個人造化的問題了，沒能力要如何令人折服？」夏恩笑了笑，「另外，失禮了，你有什麼煩惱嗎？還是原本就是這麼不經心？喝水都喝到嘴巴外頭了。」

「……偶爾會顧著想事情疏漏呢。」若誠以手背抹去水痕，像是不經意般，若誠伸了舌頭舔了一下手背，一抹極淡的綠閃過，淡的宛如錯覺。

捕捉到那抹綠光，夏恩停頓了一下，將口內的糖果喀啦喀啦咬碎。
「那麼我還是不要讓你多猜疑了，我是綠組的。」豪不在意地翻起右側舌根，一個嫩綠色的微小裝置卡在上頭。

「你真相信我呢。」若誠偏頭一笑，他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背後有個紅組的長官要求我幫忙找代罪羔羊，你可就慘了呢。

「值得信任不是件好事嗎？」夏恩漾起天真的笑容，沒多解釋什麼，「現在你意下如何？」

「倒也不是什麼壞事。」若誠微笑道，他起身走到對方身前，身子微傾，右手則勾起了對方的下巴，他將唇覆了上去，而甜膩的糖果味道也與此同時撲進了鼻間。

被動地接受親吻，然而對方僅僅是貼著唇瓣，口中的裝置也無進一步反應，看來是要有相當接觸才會感應。
夏恩伸手抓著若誠的領子做固定，軟舌探出去碰觸對方的裝置，直到感覺到自己舌根上的儀器扎了下後才放開。
「辛苦了。」夏恩抿嘴而笑。

若誠很快地鬆開了對方，他同樣笑了一下，然後轉身回到了位置上。
按照其他人的說法，精神狀態似乎會很不穩定的樣子。
若誠一邊喝水一邊批改著文件，而他不知道為什麼想起了遠在其他地方的哥哥——好像也有段時間沒見了，雖然偶爾會用白塔內的電話通訊。
——大概是副作用開始發作了吧。

「為了領零用錢買甜食而跟人接吻，看來我也開始墮落了。」夏恩用從公事包裡拿出的鏡子確認舌上的裝置熄燈，低聲自嘲著。
雖然說整體而言，自己才像主動的一方，但時間已經過去一陣子了，腦袋都還很清明，反倒是若誠辦公的手時不時停頓。
「你還好嗎？關於副作用。」細微的虧欠感令夏恩愁起了眉眼。

——你這個什麼也做不好的人，如果沒有我你該怎麼辦。
「……嗯？」若誠再一次地停下了手，而旁邊那傳來的關心詢問忽遠忽近，他沈默了半晌，最後重拾起了笑容望著對方。
「啊，我很好，副作用起了效果，還不習慣罷了。」若誠笑著搖搖頭，表示自己沒有問題。

印象中若誠向來反應機敏，如今卻遲了幾片時才回覆，明顯不好。
「副作用的效果只會越來越強烈，我想我還是送你回宿舍休息吧？」夏恩收起往常的笑臉，起身踱至對方身邊，「你這樣不僅效率低下，萬一在文件間出了什麼差錯更不妙。」

——不……不求你了別這樣……
「我沒事。」若誠抬頭望著對方，棕色的貓眸仿佛看著眼前的男人，他淡淡地說了一句他自己也不怎麼相信的話。
「我等會兒自己回宿舍就好。」他保持著笑容，眼前卻不斷地有男人哭泣的畫面重疊於夏恩身上。

眼前的人視線雖然向著自己，聚焦點卻不在身上。既然對方都自稱無事，不喜過度干涉的夏恩大可置之不理，但也許是自身多少受惠，也許是這份逞強令人想起遠方那位驕傲彆扭的紳士，夏恩總難以撇清。
「那麼——」向來溫和的青年單手壓在同事面前的公文上，由上往下的角度帶著施壓之意，「就當我硬要跟在你旁邊，身為輔導長卻丟下精神衰弱的同事，這可難以跟上級交代。」

「……」
——啊，因為像若誠這樣的，糟蹋起來才有趣呢。
若誠由下而上地看著對方，腦中不斷不斷地跑過迪姆的話語，那樣殘忍而令人痛苦。

「那就請隨意。」若誠伸手揉了揉太陽穴，懶得跟對方再多說什麼，他白色的髮垂落於肩，被透進室內的陽光映得十分耀眼。
——你還以為那個紅毛娘砲真的喜歡你？你到底要天真到什麼時候！

「好，給你十分鐘應該夠吧？」面容含笑，琥珀色的眸子反著晃晃白髮，收起壓在公文上的手，往若誠的頭上輕拍了幾下。
「把手上的工作告一段落，然後就回去休息。」

「關心歸關心，別動手動腳的。」若誠伸手握住了夏恩的手腕，淺棕色的眸子有著冷淡。

「抱歉，請原諒我。」夏恩苦笑著道歉，沒抽出被握著的腕，「因為你的髮色很像我小時候撿到的幼狼，沒忍住失手了。」

「哦。」若誠頷首，沒有太多回應，而他只是鬆手，抽搐的太陽穴讓若誠微微皺眉，他的回應很簡單。
若誠處理完最後一份文件，他推開椅子，手裡的東西收拾完便要準備離開。

「好的。」夏恩闔上桌上的日記簿，戴好黑色皮手套，走到門邊衣架拿起自己的大衣，替對方開了門，「請。」

若誠也不怎麼理會對方，他對於夏恩主動的好意感到不大喜歡。
他邁步離開了辦公室，眼前再一次地劃過自己被綁縛的VOD畫面。
——忠犬上起來是怎樣的呢？迪姆很期待呢。
若誠抿了抿嘴，硬生生地把那種噁心的回憶壓回心底去。

關上門扉，夏恩保持在若誠後方一步半左右的距離，陽光在對方白髮上熠熠生輝，真的很像那隻雪地裡的小白狼一樣，不知道牠現在是如何？估計不是死在獵槍下，就是轉化為異獸。
「對了，聽說可能會有夢遊的症狀，你在寢室裡也要小心喔。」總感覺對方似乎在接吻後情緒就不太穩，自己失手後更是不好，下次得注意點，「我等等還有事要辦，需要幫你找個人照看嗎？」

「不用了，謝謝。」若誠朝夏恩微微一笑，卻在下一秒猛然頓了一下步伐，他的手也因為這樣而猛然壓上了牆壁。
但是很地，若誠便收回了手重新站穩步伐：「既然效果是24小時，那麼我就先回房休息，請假部分我自己會去請，你有什麼事情就先去好了。」
——若誠，我們分手吧。
——你這個廢物，沒用的傢伙！
——我才不要這兩個沒用還只會花錢的拖油瓶！你喜歡你拿去好了！
——我也不要，你們自己好好生活吧。
……。
一瞬間襲上腦袋的，往昔的種種記憶都在這時對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像是要懲罰他從來都只自己壓抑這樣的情緒般，鋪天蓋地地湧來。
——這樣的話，真不想回房間看到那個機車長官呢。

前方的青年忽地腳步一頓，夏恩隨即抽出口袋裡的手伸出一抵以助力，對方片刻便又穩住。夏恩跨步往人旁站，若誠那渙散的瞳孔跟難堪的臉色還是頭一次見，這下可好了。

「先不論作為任務隊友的關係，你這樣子誰能放下你去辦事？再說我不過是想去替植物澆水而已，就算沒有我，也還有自動灑水器。」夏恩斂起笑容板著臉，伸手表示攙扶之意，「既然你都親了我，那讓我抱一下也不會怎樣吧？」

「……」若誠沒說話，卻也沒再拒絕對方的好意，畢竟他現在很懶得去跟對方辯駁些什麼。
他與夏恩來到了他宿舍的房門口，若誠眼簾微斂，仿佛在思考自己是不是要開門進去。
——啊……不要啊……求你了，長官……若誠長官……
無助的聲音再一次地響起，若誠的手握緊成拳，他伸手探進了口袋翻找鑰匙，勾著鑰匙圈的手指卻有些許顫抖。

夏恩左手環過若誠腋下，身旁的同事意外地分量不小，把人扶到寢室前，瞧他遲疑了一會兒才顫顫巍巍拿出鑰匙，不知道是顧忌什麼。
「如果我會錯意的話很抱歉。」夏恩微微偏頭，右手搶先了鑰匙一步，堵在鎖孔上，「你很不想回寢室嗎？」

「你想太多了。」若誠微微一笑，這種攸關上下從屬的事情他可不會輕易亂說，畢竟他不知道眼前的人會不會轉眼就出賣他。
與此之前，他只會笑笑地否認這件事情。

夏恩掃過對方茶色的眼睛與上勾的嘴角，想試著讀出情緒。該多刺激一下嗎？算了，又不在業務範圍內，沒必要自陷泥沼。
「嗯，那就好。」泛起笑意，鬆開門把上的手，讓鑰匙能夠順利進入開鎖。

那喀咚聲開始從旁傳來時老實說他是有些嫌棄的，看向放置在桌上的單一規格型時鐘時針才不過指向八點，劉崎鳴那嚴肅中卻依舊俊俏的臉龐微微皺起眉，那男人平常不都是硬要拖到最後一刻嗎？怎麼一反平常的今天如此早歸回？

心想著嫌棄歸嫌棄，可這畢竟也是對方的住所，實質上就算是中尉階級的他也無法有任何怨言.....但，如果是一直開動門把那就不一定了。

「這傢伙又在搞什麼花招.....？」呢喃一般的低語在房中響起，他最後還是從座位上站起，往那扇門走去。

看見門開啟後與走向這裡的黑髮男人，若誠已經連笑容都懶得維持，腦中那不斷翻攪的記憶讓他整個人看起來雖然沒有外傷，神情卻顯得有些懊喪。
「放開吧。」若誠勉強勾起一個淡笑，掙脫了夏恩的扶持，他的手則是為了讓自己不要重心不穩而按在牆上。
糾纏的記憶讓他現在只想掙脫這兩個人，到不遠的床榻上好好睡覺。

門後的黑髮男人，應該是劉崎鳴中尉吧？入伍前有大略翻了下軍官名單，是幾年前從軍校畢業的高材生。
「學長好。」放開了若誠，確認他還有辦法走回床鋪後，夏恩向劉崎鳴行了個舉手禮，「剛才我看若誠身體不適，便帶他回來宿舍休息，打擾到您還請見諒。」

還未走進那不斷發出噪音的門鎖，那一片門板並先開啟，眼前的人確實如同自己所想的是那頭白髮男子，可身旁那位.....那可就不在他的思考範圍了。

原先還想說些什麼的話在看見若誠那宛如失魂落魄的臉色後吞了回去，儘管自己是對這個室友頗有意見，但當場面到了這般場景他倒也沒有無聊到做出什麼惡趣味的事情(雖然平常依舊如此)。

至於夏恩的問候他僅僅只是頷首表示明瞭，劉崎鳴甚是在意那眼眸微微下垂、臉帶憂傷的若誠，而心思縝密的他不過幾秒並稍微猜測一二，或許那反常的反應有如此大的原因來自於面前的軍士。

「.....謝謝你的舉手之勞。」僅僅表示如此，語畢後也不等夏恩離去，劉崎鳴並自個兒的在對方放開若誠後伸手將面露狼狽之色的男人攙扶到他自己的床上，然後才又折返回去以不帶情感的語氣道:「可惜此處不適合你逗留，請回吧。」

因為受到了以前的回憶所折磨，若誠甚至沒反抗劉崎鳴攙扶自己的動作，僅僅只是看了對方一眼，而後便躺在床上靜靜聽著兩人的對話，他的手背掩著自己的臉，滿是倦意的精神讓他沒興致加入對話。
——你不適合殘酷的世界，回來吧，讓我保護你就好。
哥哥嚴厲而不屑的聲音再一次地響起，伴隨著討人厭的臉容。

「略盡同學愛而已，不算什麼。」擺了擺手。男子的言語一如資料上寫的冷漠，行動上卻透漏出絲毫的溫情，看來要親近並非不可，只是要抓好機運。
「還請學長多照顧若誠了，下官先行告退。」夏恩含笑，畢恭畢敬後退一步等待對方關門。

也沒有再多回覆些什麼，應該說劉崎鳴本就不是會多說些廢話的人，待確認夏恩接受到了自己的逐客令後，劉崎鳴輕輕點了下頭並將門關上。

也沒有多加理睬若誠之後的反應，畢竟在這種時候、這件事情自己近乎一無所知，倘若此時出口只會增加不必要的事態，何況他既無權管轄也沒有探究他人隱私這樣的興趣。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若誠的呼吸漸漸平穩，他就這樣躺在床上睡著了。隨著劉崎鳴偶爾翻閱書籍的聲音外，寢室內沒有其他的聲音。